金華傳奇

吳聰敏*

2003.6.11

星期一早上, 沿著台北市新生南路從北邊往台灣大學的方向走, 過了信義路之後, 左邊是大安森林公園, 右邊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國中。如果你是在早上七點半以前路過這裡, 會看到馬路兩旁許多學生背著書包正往學校走, 書包是黑色的, 上面畫著一顆火紅的太陽, 左下角四個字「春青洋溢」。當然, 在早上七點半你看到的不是春青洋溢, 而是睡眠不足的倦容。

這是台北市有名的國中之一, 叫金華國中。有名的原因是升學率不錯。據說因爲升學率不錯, 許多有力人士想辦法把小孩送到金華國中來, 因此2002學年度金華國中一年級計有32班, 有些班人數超過40人。我的兩個小孩都就讀金華國中, 大的三年級, 小的一年級。

「八點鐘以前不請假就算曠課!」

今年 (2003年) 3月的某一天早上, 我小孩感冒在家, 無法到學校上課。八點多, 家裡電話響了, 家裡有兩支電話機, 我太太與我同時拿起電話機,

「請問是 XX 的家長嗎?」

「是, 我是。」我太太回了電話。

「XX 今天沒有到學校來 . . .」

「對, 對, 他今天感冒, 沒有辦法去學校。」

小孩以前也曾因爲感冒在家休息, 沒到學校上課。不過, 老師一大早打電話到家裡來問候, 這倒是不曾發生過。

不過, 接下來老師說:

「如果要請假必須在八點鐘以前, 八點鐘以後請假就算曠課。」

*email: ntut019@ccms.ntu.edu.tw。

也許我過分敏感, 但我覺得老師的語氣中帶有一點責備的味道。我太太愣了一下, 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隔了半晌, 我太太感緊謝謝老師打電話來關心, 並且向老師保証, 以後一定在學校規定的時間之前打電話到學校請假。

7–Eleven 的關東煮

約兩個星期之後, 一天晚上, 我同小孩到家裡附近的一家 7–Eleven 。剛好 7–Eleven 的關東煮特價, 每樣 10 元。我小孩買了一根黑輪, 放進大紙杯中; 他喜歡關東煮的高湯, 因此把紙杯裡的高湯加到八分滿。紙杯有一點燙, 他雙手拿著到櫃台付帳。但是, 一不小心, 就在櫃台前打翻了; 熱熱的高湯一半潑在櫃台, 一半灑在地板上。我當場覺得不好意思, 趕快向店員說抱歉。

「沒關係! 沒關係! 有沒有燙傷?」

店員關心的是我小孩有沒有燙傷, 連續問了三次有沒有燙傷。我小孩說沒有, 他們放下心來。我看看流了滿地的關東煮高湯, 開口向店員借抹布, 想要自行清理一下; 另一個店員已經拿了拖把出來開始清理地面。

「沒關係, 我們來!」

同時向我小孩說道:

「你再去拿一份。」

小孩付了 10 元, 走出店門, 迫不及待地開始吃他的黑輪。

我心裡想的是, 爲什麼 7–Eleven 店員關心的是小孩有沒有燙傷, 金華國中的老師關心的是八點鐘以前不請假就算曠課。當然, 金華國中的請假規定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必勝」

我另一個小孩今年是金華國中三年級。三年級上學期開學後不久, 學校規定每一班都要作教室布置, 重點是教室後面的布告欄。班上同學選出三名代表, 我小孩是其中之一。上了國中, 功課較多, 上課更爲無聊; 突然有這麼一個「課外活動」, 三人小組還蠻高興的。

當然, 這個年紀的國中生有他們自己的想法與偏好。孩子簡單告訴我他們的構想, 但我聽得不是很清楚。經過兩三個禮拜, 有一天小孩回家, 很高興地跟我說, 教室布置完成; 在最後完工階段時, 導師還幫忙在天花板上釘了兩根釘子, 以固定整個布置。小

孩很興奮地向我說, 下次開班親會時, 一定要去欣賞他們的作品。我說, 當然沒問題。

但是, 幾天之後傳出消息: 校方對於班上的布置有意見。具體的意見不明, 但似乎是校長對於布置的內容有意見。小孩把消息帶回家, 我聽了之後, 也是愣了一下,「校長有意見?」

我仔細地問了布置的內容, 小孩又解釋了一遍, 雖然還是模糊, 但比較明瞭班上作了什麼樣的布置。三人小組在教室後面橫掛一長條白布, 中間畫出一個大紅圓點, 圓點的左右有兩個楷體寫的大黑字,「必勝」。這是日本漫畫裡常出現的情景, 小孩子從這個年紀開始, 喜歡看漫畫, 特別是日本漫畫, 我的孩子也不例外。所有的創作是從模仿開始, 因此, 這樣子的作品是很容易想像的。但我還是不曉得, 爲什麼學校對此有意見。

過了幾天, 學校開班親會。因爲我們有兩個小孩在金華就讀, 因此, 當天早上我太太與我都到金華國中。我太太特地到學校大禮堂參加校方的說明會。會場上, 校方報告之後, 照例詢問家長有沒有問題。我太太委婉地提出教室布置問題:「聽說學校對於3年 XX 班的教室布置有意見? 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經過小孩子的說明之後, 我們了解到這個設計的日本味很重。但是, 我太太向校方說, 這是小孩子自然的學習模仿過程。如果今天學生模仿的不是日本國旗, 而是美國的星條旗或者歐洲國家的國旗, 我們猜測學校可能就沒有意見。我們也了解, 台灣社會裡不少人對於日本有強烈的感覺。但是, 如果學校覺得學生的設計不妥, 學校應該告訴學生那裡不妥, 而不是直接下令拿掉。校長當場說, 學校絕對尊重學生的創作自由, 不會干預學生的教室布置。後來, 在小孩班上開班親會時, 導師也說明校方並不干涉學生的教室布置。我以爲這件事就此告一個段落, 沒想到的是, 這件事並未就此結束, 還有下文。

寒假時, 金華國中照往例對國三學生開寒假輔導班, 加強課業輔導。不過, 我小孩並未參加。寒輔班接近結束時, 有一天校長到小孩的班上來, 對同學說:「這個教室布置要換掉。」理由? 根據班上同學轉述,「因爲下學期有校務評鑑。」所謂校務評鑑是指台北市教育局到各國中作評鑑。寒假結束, 下學期開學之後, 小孩到學校上課, 從導師那裡也得到類似的訊息, 因爲擔心教育局的評鑑委員有不良反應, 教室布置必須撤掉。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我才發現這件事情比我想像中的要複雜一點。原來學生的創作想法與家長的意見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評鑑委員的觀感。我推測, 評鑑委員到底會怎麼想, 校長可能也不知道。但是, 萬一有評鑑委員對此布置之設計不滿, 金華國中學校的評鑑分數不好看, 這可能影響學校的經費與校長的前途。

金華國中是台北市政府經營, 人事與經費都是由台北市政府主管。雖然台北市政府的經費來源是納稅人, 但是在學校公營的制度下, 校方關心的不是學生與學生家長 (納稅人) 的看法, 而是主管機關的意見。

開學後不久, 在校務評鑑的一兩個禮拜之前, 小孩班上的教室布置終於還是換掉了。

「宰豬場」家族

教室布置並不是唯一的事件。事實上, 我小孩在金華國中三年級的日子可以稱得上是高潮迭起, 絕無冷場。局外人可能會嘖嘖稱奇; 但是, 學生與家長則是另一種滋味。

台灣進入網路時代之後, 許多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 對流行趨勢反應敏銳的國中生當然也不例外。二年級下學期, 班上有一位同學在奇摩 (Kimo) 上開設一個家族, 取名爲「宰豬場」, 班上有十幾個同學加入。所謂家族, 簡單來說是一個多功能討論區。討論區有開放式的, 也有封閉式的,「宰豬場」屬於後者, 欲加入者必須向家族的管理員提出申請, 取得許可之後, 以自己的密碼才能進入。

我很早就知道有這個討論區存在, 大略知道其內容不外乎打屁, 八卦, 痛罵看不順眼的人等。總而言之, 是一個發洩情緒的地方。國中生正值青春期, 功課有壓力, 學校裡莫名其妙的制度與規定一大堆, 有一個發洩情緒的管道我認爲是好的。

上了國三, 孩子的班上換了一個導師。一開始, 學生與老師還在彼此摸索適應, 沒出什麼問題。接下來, 孩子的抱怨越來越多。我聽著小孩的抱怨, 但並未特別在意。我在台灣長大, 上過台灣的小學、初中、高中、大學、與研究所。一路走來, 遇到的好老師實在是屈指可數。偶而碰上一個好老師, 則視爲是意外收穫。再加上自己懵懞懂懂, 覺得全世界的老師都是這個樣子, 沒什麼好抱怨的。不過, 現在社會較爲開放, 學生遇到不滿, 發洩一下不爽的情緒, 似乎也是合情合理。

對新導師不滿的, 顯然不只是我的小孩。根據我的了解,「宰豬場」裡有越來越多的文章是在發洩對老師不爽的情緒。後來, 導師知道有「宰豬場」的存在, 也大概知道其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批評他。我猜測每一個人碰到這種情況的反應不同。有人會當作沒這回事, 有人可能一笑置之, 當然也有人希望能看到其內容。孩子的導師屬於最後一種, 他非常希望知道學生在「宰豬場」裡到底寫了什麼東西。不過, 因爲這是一個封閉的討論區, 老師不得其門而入。

「宰豬場」被入侵

2002年11月16日, 導師打電話給某個學生的家長, 談一件班上的事情。談話當中, 老師告訴學生家長說他已進入「宰豬場」。更神奇的是, 老師說「宰豬場」有一位會員背叛, 因此他才能取到密碼進入討論區。[1]

「宰豬場」網站被入侵的消息很快地傳出去, 家族管理員隔天放學後立即把「宰豬場」關閉。11月17–18兩天剛好是金華國中的模擬考試。網站被入侵的消息傳來, 家族的會員有如置身驚悚片中, 一方面擔心模擬考, 一方面猜測誰是背叛者, 另一方面又擔心老師會有什麼反應。

金華國中的模擬考只考半天, 18日中午考完試之後, 導師分批地把「宰豬場」的會員叫到訓導處, 手中拿著厚厚一疊的印表紙, 上面列印的正是「宰豬場」的內容。被叫到辦公室的學生, 第一個反應是嚇壞了! 導師把「宰豬場」的內容依照發表人區分, 要學生看一下內容。接著問說,「這是不是你寫的?」是的話, 簽下名字。

當天晚上我回到家, 小孩臉色鐵青跟我講了這件事情。前一天我也知道「宰豬場」被入侵的消息。孩子跟我講了老師要學生簽名的事情, 我盤算了一下, 心想老師應該會向家長溝通這件事。果然, 7點多, 電話鈴響,

「請問 XX 的家長在家嗎?」

「我是。」

這是導師第一次打電話到家裡來, 也是唯一的一次。導師表明身分之後, 進入正題,「請問你知道有這個討論區嗎?」我說我知道。老師接著問說, 我是否知道其內容? 我告訴老師說我知道其中有批評老師的文字。接下來, 老師切入重點,

「我當然不是說學生不能批評老師。但是, 作爲一個老師, 我必須關心學生。我必須讓學生知道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老師要告訴我的是, 你的小孩作了一件錯事, 在討論區內批評辱罵老師。

從9月初開學到11月中, 我陸陸續續聽了小孩的抱怨。有時候我試著向孩子解釋爲什麼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現, 但有時候, 我事實上是加入「批評陣線」。我當然知道每一件事情有很多面, 我所聽到的是我的孩子講出來的。不過, 在此期間我有機會與班上某些學生的家長通電話, 我自信我對於整個事情有客觀的理解。

我首先對老師說:「我這一輩字還沒碰過一個不罵學生的老師, 但也沒碰過一個不被學生罵的老師。」事後回想起來, 我必須承認我當天講電話時火氣有點大。不過, 這

[1]網站被入侵的過程至今仍然是一個謎。

句話雖然講得有點誇張, 但我相信與事實沒有相距太遠。我的意思是, 在民主社會那一個總統不是被罵得狗血淋頭? 老師被學生罵, 有那麼嚴重嗎? 我自己也在學校當老師, 我向孩子的導師說,「在我任教的大學裡, 學校規定每一個學生都要批評老師。」不過, 導師似乎沒聽懂我在說什麼。

我解釋說,「大學有個課程評鑑制度, 每學期結束時, 學校要求修課學生要填答一份課程評鑑表。」表格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選擇題, 題目例如:「老師上課時能夠清楚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 答案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學生依實際上課經驗, 挑選最正確的答案。課程評鑑的第二部分是學生自行以文字表達意見。

我進一步說, 我去年所教的一門課, 學生人數超過 200 人。今年拿到課程評鑑結果時, 發現有許多學生的文字意見。其中第一則文字意見只有一個字加一個驚嘆號,「濫!」, 強而有力。[2] 我向老師說, 沒有人喜歡被批評, 但是, 沒有批評, 老師很難知道那些地方須改進。這是爲什麼許多大學都有教學評鑑制度的原因。

我們在電話中講了半個多鐘頭。套句新聞術語,「雙方作了坦誠的溝通」, 意思是「誰也沒有說服誰」。接下來的幾天當中, 老師也打了電話給其他「宰豬場」會員的家長, 每一個家長的反應不同。有的家長向老師道歉, 也有一些家長的反應跟我一樣, 覺得莫名其妙。

不過, 我把整個事情想了一遍。特別是老師要學生簽名承認在「宰豬場」張貼文章之事, 讓我擔心老師會記學生的過。所幸的是, 在老師與多位家長「溝通」之後,「宰豬場」事件似乎是由大化小, 由小化無。

難道教育不是服務業嗎?

國三下學期, 學校開始規畫製作畢業紀念册, 學校規定每一班要自行編製4頁的版面。班上投票選出一個三人小組, 我小孩平常喜歡塗鴉, 被選爲小組成員之一。

這 4 頁版面如何設計, 三人小組傷透腦筋。最後出現一個點子, 有一頁的版面是列出過去班上曾經流傳的「一句話」。因此, 小組開始收集「一句話」, 我小孩負責把收集來的「一句話」以畫圖軟體製作成版面。我看著孩子忙這忙那, 有時候他會把設計草圖給我看一下, 看看我有沒有意見。

忙了幾個星期之後, 三人小組好不容易在學校規定的期限內印出 4 頁的版面, 要交到訓導處去。學校規定, 各班的設計要先給老師過目簽名, 因此, 三人小組先把設計圖

[2]「濫!」應該是「爛!」的筆誤, 在注音輸入法之下, 這是常見的錯誤。學生是直接在電腦上填寫課程評鑑; 我拿到的結果是系上助教列印給我的。

拿給老師。老師看了之後, 指著「一句話」那一頁的其中兩句話說,

「這個不妥!」

三人小組愣了一下, 問說,「爲何不妥?」老師回答說,「就是不妥!」學生與老師僵在當場, 不曉得如何解決。

當天晚上, 孩子告訴我這件事。我問說, 老師認爲那兩句話有問題? 其中一句是,「垃圾如果不臭就不叫垃圾」, 第 2 句話是,「難道教育不是服務業嗎?」第 2 句話會出現, 我必須負一點責任。上了國三之後, 班上出現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跟孩子說, 這不是人的問題, 而是制度所引起的問題。

我對孩子說,「教育是服務業, 7–Eleven 便利商店也是服務業。」同樣是服務業, 便利商店的服務好得不得了, 學校的服務完全比不上, 原因是台灣的國中幾乎全部都是公營企業。公營企業加上獨占,服務當然差。想想看台鐵公司,或者開放競爭之前的中油加油站就知道了! 孩子把我的說法轉述給同學, 似乎引起共鳴, 因此設計版面中出現了這一句話。

我聽了老師「就是不妥」的反應, 覺得可笑, 但也不曉得怎麼辦。接下來的一兩個星期, 三人小組與老師繼續僵著。學生問老師說,「如果教育不是服務業, 那麼教育是什麼行業?」老師說,「教育就是教育業, 不是服務業。」學生問其他課程的老師,「教育是不是服務業?」答案是,「教育當然是服務業。」其他老師的回答雖然加強了學生的信心, 但僵局還是沒有打開。

我叫印刷廠把文字直接改了!

過了幾天, 導師向學生說,「你們如果不改, 沒關係, 把檔案交上來, 我叫印刷廠把文字直接改了!」聽到孩子轉述這句話, 我實在火冒三丈! 但我覺得沒辦法跟導師溝通, 因此, 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到金華教務處, 想要找教務主任。主任不在, 接電話的是教學組長。簡單說明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 我向教學組長說,

「我絕對沒有意思說這句話非留下不可。」

但是, 我向教學組長說, 導師認爲這句話不妥, 他應該向學生說明爲何不妥, 而不是說『就是不妥』!

對於導師要叫廠商直接刪改學生的文字, 我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老師不應該作這種事。我也向教學組長說明「教育是服務業」的問題, 我說, 行業分類是主計處依聯合國所建議的規範制定的, 目的之一是方便國際間作行業產值之比較。教學組長對於「教育是服務業」這句話並無任何意見, 她說會試著幫忙解決問題。

其間, 學校召開國三下學期的班親會。導師在場, 我在會場上溫和地提出我的看法。我的重點是, 如果老師認爲那一句話不妥, 請向學生說明那裡不妥; 而不是重覆說「就是不妥」, 更不宜叫印刷廠直接改文字。導師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學生與導師的僵局依然無解。

畢業紀念册設計圖的交稿期限已過了好幾個星期, 學生焦急, 但老師似乎一點也不急。其間我又打了兩次電話給學校, 其中一次是和訓導主任簡短交談。我不曉得校方作了什麼努力, 但事情似乎沒有任何進展。有一天班會時間, 導師突然說,「贊成畢業紀念册重新設計的請舉手。」表決結果, 多數贊成重新設計。班上選出新的設計小組, 畢業紀念册的風波就此告一段落。

結語

此文根據的是眞實事件。實際事情發生時, 我並沒想到要寫這篇文章, 並未作下文字記錄, 因此文中的對話是儘可能反映當時的情景, 但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確。我儘可能從我個人的記憶所及描述整個事情的經過。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凸顯台灣的教育問題, 但不是要指責任何人。本文所描述的三個個案當然不能代表全部的老師。可能有人會認爲這些只是極端的個案, 我們不能透個這些例子來了解台灣的教育。但是, 依我對台灣教育制度的了解, 我認爲這些案例相當程度地反應了台灣教育制度的問題。

我認爲, 台灣的教育問題是制度問題, 不是人的問題。換言之, 任何人進入公營國中教書, 他的行爲會逐漸變成與其他國中老師一樣。這是制度使然。反之, 把一個國中老師放到民營企業裡, 他的行爲會顯著不同, 這也是制度使然。

如果制度不變, 本文所描述的情景會持續在各學校出現。從這個角度來看, 本文標題中的「傳奇」兩字有點言過其實。當然, 台灣的教育問題不只出現在國中, 從國小到研究所, 因爲大部分都是公營學校, 也都有類似的問題。本文所記錄的, 只是過去一年的親身體驗。

你如果有興趣了解我對於台灣教育問題的看法, 請見我的文章 “好老師, 莫強求!”, 可自底下網站下載:

http://ccms.ntu.edu.tw/~ntut019/